

以授之而責其所爲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
及臨職以來迨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非敢怠
也誠有說也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
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
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九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百
八十有七城生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廩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
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
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鼎之等急於舉職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
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
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
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
十七八而又取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
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
於其他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上聞者
其類甚多而又之未敢干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
誠慮朝廷鑒鼎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從之
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
其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
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
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
自兩漢以來捕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
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
最為重地而東資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
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塞閼河北之
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
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

惟自平地耳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
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
不得耕者十五
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與
得耕者十三四又青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
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
而平山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

稅之入耳其人有效而無常也故雖僅桑之心
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
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千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號
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辨職事
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
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
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
更改事日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
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少
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
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
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
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
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
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涸
聚今即不往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
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
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

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各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况臣將及暮年絕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名乎臣等可容不才之人一立與

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候勅旨

初元吳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為功慶曆四年吳既納款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吳封冊仁宗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吳已遣使齎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午保州軍亂密邇北境朝廷以為慮癸卯命田况為真定府定

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昱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降知制誥守滁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爲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闕而不錄莫曉其故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衍方罷相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實章得象而叅政則宋庠也此書舊入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庶成全書所云大綱具別紙不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論之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止者按唐陸贄奏議亦嘗互用如云中使某乙奉宣進旨或

云奉宣進止或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尚多如
此慮後人妄塗改略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二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釋祕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鄭荀改名序

○章望之字序 三十七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
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
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

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列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也。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

奇男子一
篇主宰

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曼卿墓表
云遇人無
賢愚皆盡
忻懽及可
否天下是
非善惡當亦
其意者無
幾人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鎮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幾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夫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怯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

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
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
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

但知封侯拜
爵之爲榮
不知焚方民傷
財生靈塗炭

惟儼亦好奇者之流也

將功成萬骨

枯可不戒

武

桓靈寶征

殷仲堪詣

遠公遠公

日願檀越

安穩使彼

亦復無他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

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三十八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張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入詩

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穆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

夫不盡見其善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矣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

也。商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

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子注自周公已下取孔叔達正義所載之文雖是因其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嘗緝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其然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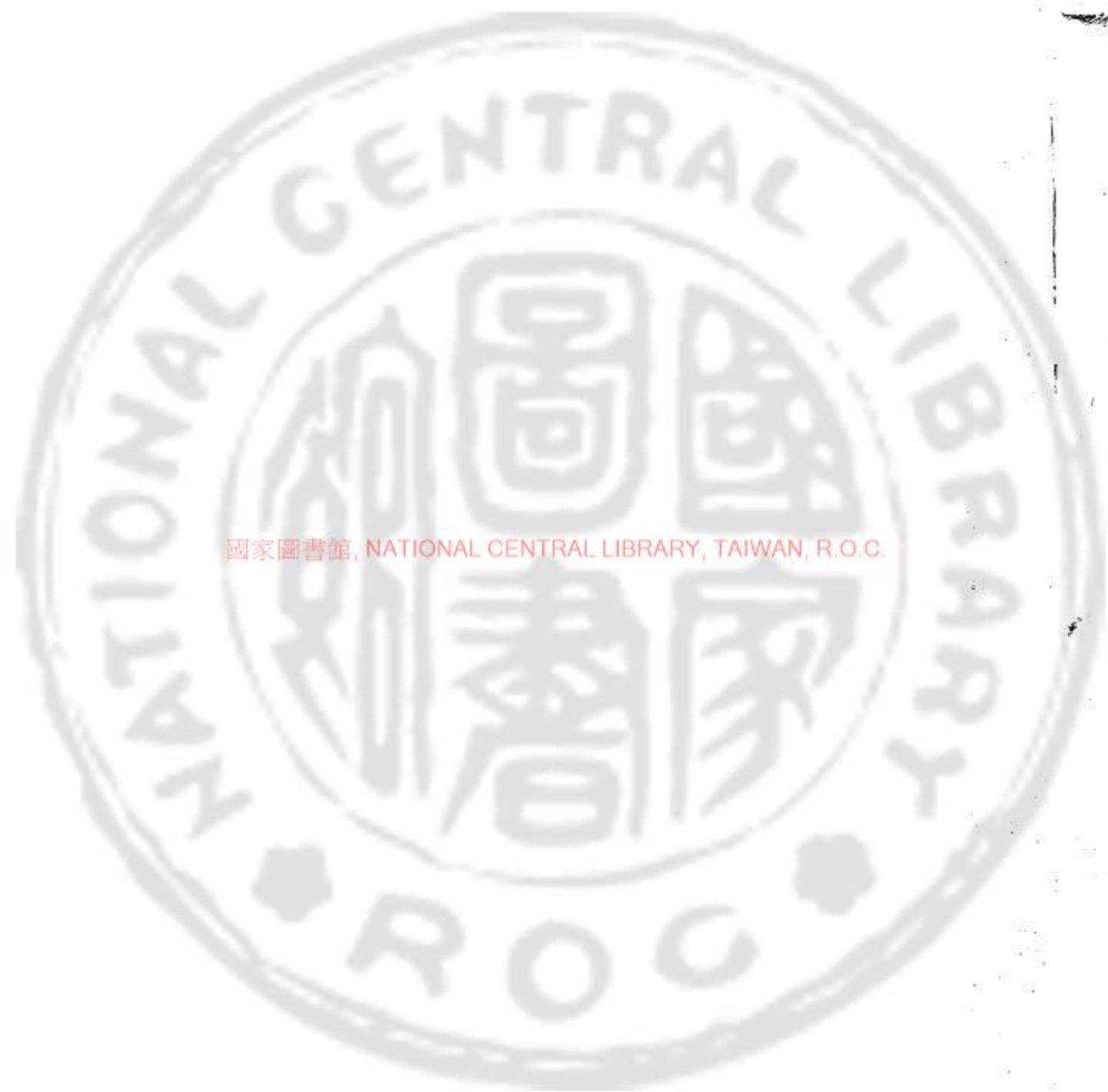
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誦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予

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辛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又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樂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以知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其名
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
已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
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
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
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
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序九首

○韻總序

○送楊寘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謝氏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送王陶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韻總序

僂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美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

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擲者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

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
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
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
正焉。鑒華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慕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感憤則伯齊。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又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孔_{春秋}之文章。易之變。患詩之怨刺。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深。亦有至者焉。子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_東不得志。及從。歷調。為尉。於。劔。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
三

不平之心。若異宜之俗。其能蓄蓄以文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
有司歛群材。操尺度。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
雖有魁壘。拔出色材。其一參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
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遺友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
非已事者。諺曰。有司有法。柰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
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也。

不幸有司又度一失乎。則徃徃失多。而得少。噫。有司
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
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
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用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
咎歲而蕃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
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
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
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
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

突然而
起令人
摸不着
頭路

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三十一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存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實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其

鄒浩初與田畫友善元祐中浩為右正言畫往見曰平生與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向者今天下事不可勝言欲待信而後發言有益耳畫然之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矣浩入諫得罪編管新州畫迎諸途浩見之流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嘗京師過寔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殺人哉願毋以此舉自滿王所為者不止此也浩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嘗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三十一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禮讓於牧

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閩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大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聖賢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養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

生而生存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遺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
靜遠近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
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
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
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
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
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
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
死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
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
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
而一陰陰不足為真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
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
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

時下

陰字三
大字作
少下
無字
自下
作鶴

見下
此皆
其下
作著
初下
有備

多下
一至
十餘
字家

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
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
決而和其象辭曰君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
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
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
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
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大原王陶字樂
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
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
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

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
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
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子力學好剛
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孫子後序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孫子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
○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
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
於偏見仍歸到三家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皞最後其說

欽定四庫全書

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此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

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制。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沮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沮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

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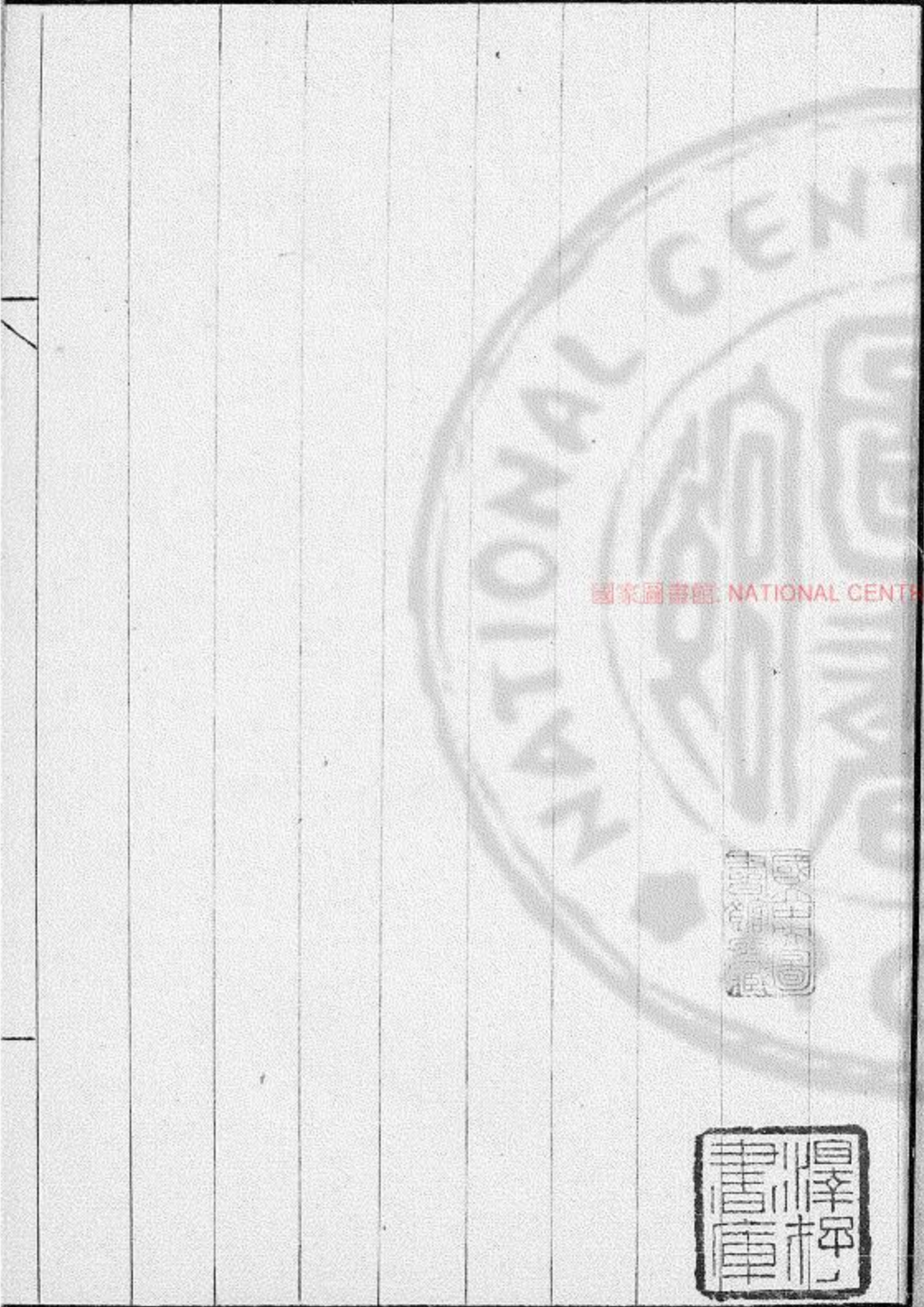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聲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數

為人之位爵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凡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
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
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
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
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
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
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
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
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

○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收○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

其自信不
疑者真
知灼見也

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真。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决于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于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

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
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
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
年已而出其兄侂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
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
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
待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侂者未嘗聞
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
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
詩知名於湖南而侂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

一皆嘗見其書以其不遠而卒死故不顯于
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著者必有時而
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侂不相求而
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
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披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解而况

短勁

端明韓子
華翰長王
禹玉侍讀
范景仁龍
圖梅公儀
辟梅聖俞
為小試官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郢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五十一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辭居無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臆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

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充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目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

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
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
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
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
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文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徃徃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有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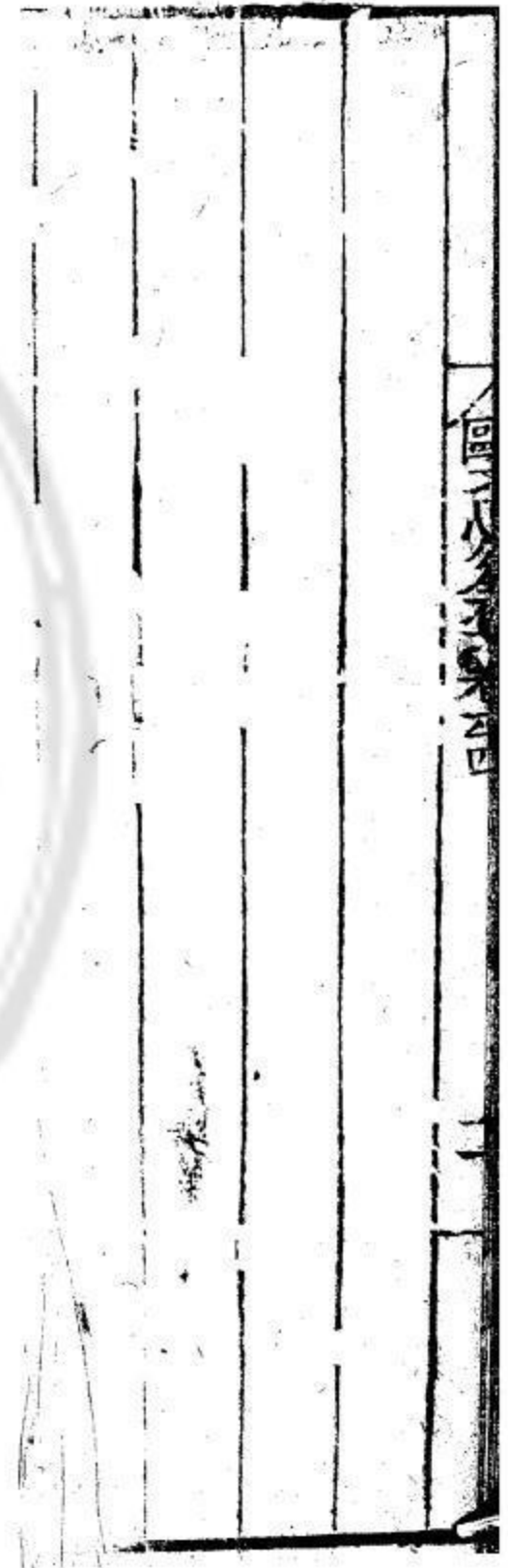
後序

余旣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後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允垂矣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任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序六首 傳二首附

思穎詩後序

○仲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思穎詩後序

○歸田錄序

續思穎詩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桑懌傳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

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
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
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旣釋危機
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
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藁
弊廬以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
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
不類勅飛之鳥然後知遠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
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闕廢之覽也有聞而
謂余者曰何其迂哉予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
六經以爲言其行若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鱓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人起而謂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乏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
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
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子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頰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獲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二篇爲思頰詩以列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卷之六十五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徃徃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處喪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刑。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止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術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徃徃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巳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夫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夫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夫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慤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頰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今願為耆長往來里中

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
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
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
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捕
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
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
手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

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
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
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
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
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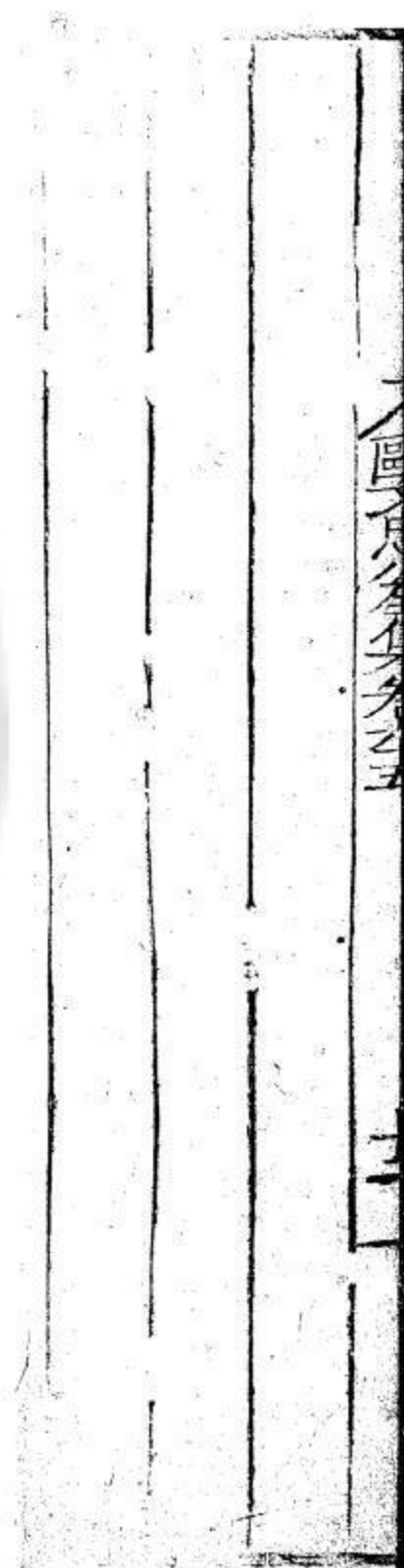
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武衛直未安縣巡檢
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
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
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
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
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
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
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
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
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

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限以免短使送三班三

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蒙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繫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

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有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不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序十二首 說一首附

○濮議序

仁宗御集序

送方希則序

送陳經秀才序

送楊子聰戶曹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張應之字序

尹源字子漸序

胡寅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送孫屯田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濮議序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豎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乎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爲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周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士借爲奇貨以買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周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耽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闐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厯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涖瀟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未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度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青育毀輿，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千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跣，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

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
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
然東下以余奪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
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
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
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
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寔鬱湮者豈非天將張之而
固翕之邪不然何遄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
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
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楮囊中所畜爾
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
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
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
北有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邛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水戔戔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
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徃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徃則騶奴從騎吏屬渡道唱
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
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
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
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

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
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
後三日陳生告予曰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
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其相某將某官者常各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得昌黎
蓋田縣
丞聽壁
記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又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及其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尹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韃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樂易之居二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
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
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
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求與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逵尋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光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指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上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篋簏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

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有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作者之號柰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奈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蓄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

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
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
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守如此之甚也
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
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
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
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至左
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
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
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服事之豈
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
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

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
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以若有義蓋將
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
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
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領鄉進士自河南
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
科爲校書郎其冬得其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

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
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甫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
文辭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
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
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
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爲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
屢進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
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
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
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

此文必選因
後馬溫公
諫院題名
記出故遂
置直之

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
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
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
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延仲序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宜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武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土將冠惠
文以肅亭憲其在不皇暖席行不及其駕蓋被知者之

用止祇若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不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言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
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綠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為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今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末，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今子年方壯，所習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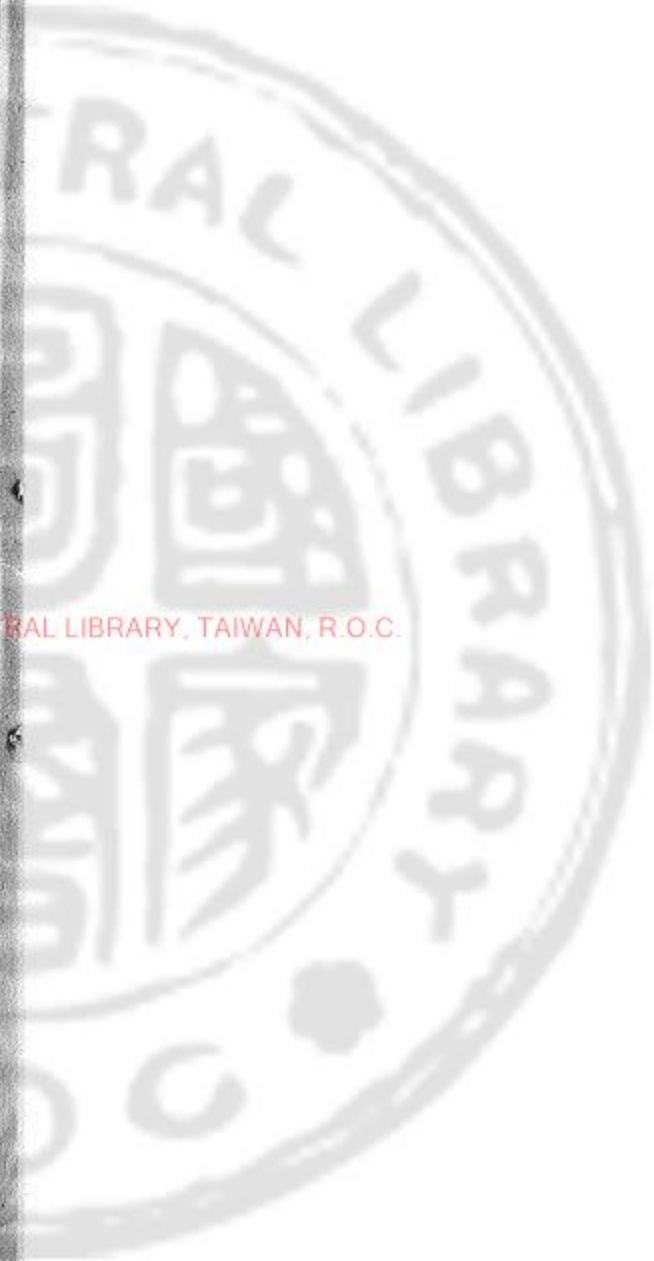
送太原秀才序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七賢畫序

龍茶錄後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九

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
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
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
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
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
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
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
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
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恠故其傳之久
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旣甚好
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

本者迺求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惟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三十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用

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特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類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奈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

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
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
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曾○而○充○之○是○在○
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
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
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
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
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
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
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今○與○主○簿○尉○三○
人○而○一○心○不○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
不○壅○而○民○志○通○者○今○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
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
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圖冠
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本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跋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

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
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
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
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
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
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
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
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
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

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槩
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
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
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亦得
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
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駘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是皆險怪竒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
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
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
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

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

王弼所注或謂康成之說此卦類是弼即

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歌序

張景山在號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竒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寫以爲圖予羨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

此謹慎不
敢增損
銘詩序
託之不輕
許人不
肯譽墓
可知矣

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皇祐五年四十七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

未似乎
老帶得
金銀矣
故必綴
一句曰俸
祿待賓
客亦無
餘又綴
一句曰此
外無蜀
物何等
老到

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
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
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
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
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
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
贊并序 此宗為集中第一等佳文選者不選何也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
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

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夜中書
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草貼
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但家藏以為寶
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
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
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抵
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
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治平甲辰七
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八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御書閣記

○ 畫舫齋記

○○ 王彥章畫像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 吉州學記

○○ 豐樂亭記

○○ 醉翁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將侯堂之亭新之爲等
飾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天曰泗天下也水會也廣漕之廩於此於是治

之室舍曰通濟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亭乃在梁州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爲秋三
與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
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
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占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珊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䟽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借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

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

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

佐吏因相與謀而鑄筆於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

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與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
脫湏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
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
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此生今得除去宿

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歛宜其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
於舟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
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
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
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
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
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

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二十六

昌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開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骨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及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

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

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九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誠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乃。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事。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

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意

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

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四十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

首句千鍊百鍊而出之
又若不費力

再將朝暮四時揆束一束前乃山水之四時朝暮此則遊人之見山水之四時朝暮

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此篇行文景况即所謂漸聞水聲潄潄而出于兩峰之間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潄潄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盡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
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唐錫周云白樂天冷泉亭記出冷泉亭如剝蕉心又文章
無寄託大不易作歐公此文亦無寄託與白記並看方
知廬陵之絕大本領也其出醉翁亭句法字法章
法之妙莫可言喻直寫其到醉翁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記八首

○菱溪石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真州東園記

淨槎山水記

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仁宗御飛白記

○峴山亭記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凡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修。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發興。惜其可愛而友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此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歸到作記本志。

海陵許氏南園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
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淞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
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
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
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
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
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

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
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
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
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父
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
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
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
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
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
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

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右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涉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榭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自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先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

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

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志也。頽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
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

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
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
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
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
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
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
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六十一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窟斥十有餘年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寵祗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

六十四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特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峴山亭再
遊之人猶思
之

此段作記
之要語
而為此文
之軟摺
故文章第
一要題目
佳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子余謂君知慕叔子
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
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
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
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
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
復道也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
脩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六一居士全集卷六十九

三

忠公全集卷七十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河南府重修淨坊院記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叢翠亭記

非非堂記

遊大字院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伐樹記

戕竹記

○養魚記

游儵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偃虹隄記

大明水記

孫氏碑陰記

三琴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不知誰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藏者

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從事歐陽脩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若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

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嚮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徃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其亦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其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之。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之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深偉且

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
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
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
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
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
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
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
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
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亘平相附高相摩亭然
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北其傾崖怪壑若奔若躡

三十六峯者皆

成李君

賓客以酒食登而望之
者歟既而欲絕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鎔錐不失水之
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

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瀟瀟水紅蕖如開影照波一掃花流新翠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酬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遊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暉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止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
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
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

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
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
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
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
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
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
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
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
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

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闋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寔瓦甍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翼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父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候平虫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候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候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疑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則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候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如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
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
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
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

其有以閑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
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
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與古人述作之文章
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
暢乎以平釋然不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
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
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
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
疾真古之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
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

此因書於其壁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惟邪夫以無用處無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榭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厚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湏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聒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竹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收隱一毫爲私不與公

急病服工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問者出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葉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壘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後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尺水興
波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器而無識矣乎予觀巨
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
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
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
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邾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

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質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華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畝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

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譬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毀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龕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累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
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
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

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
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
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
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
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
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
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
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
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
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誕甚妄也水
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
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
也羽之論水惡溇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
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二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遺以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向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

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
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准惟
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
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
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
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
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
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一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曠一人、賊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當一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交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
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寬逾年通
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
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
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
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目公德於

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
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
召又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
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
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
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
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
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
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憎得罪
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終無所屈未幾同脩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

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
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
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
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䟽論之
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
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
海蠻會雷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
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歲
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一

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
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
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
桂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
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
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
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
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

界上界上驚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
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
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
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
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
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
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
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
潁之吏民見寀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
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爲
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
公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
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
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
冠氏主簿允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
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

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大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肯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上賈賈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家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止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敗死君至收其敗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
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才
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二

墓誌十一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母鄭夫人石柳銘

胥氏夫人墓誌銘

楊氏夫人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
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
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
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
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
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

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
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又知
三學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
至州三日之晨起衣冠得疾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
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
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
冲淑沂沫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
州資人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
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
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

君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
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
亦見思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
也銘曰
積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放尹氏之先
入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巳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

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矣
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
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
言有司求上旨多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
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
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
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
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
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

新樂一異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書其口脣正其
溫厚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
不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
其體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
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規至今常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
一物於民而是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
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

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
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
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其便天下之吏
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
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
平其遇事冗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
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
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
安於不苛南陽堰引瀘水既公田水之來遠而水能
及民而堰敝勅列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
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木就雨卒始公來
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
其治衣櫛纔二婢卒之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
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櫬無新衣然平生
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
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將葬其嗣
子某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奉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卜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奚仲去遷邳而邳地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是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右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鉄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鉄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部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濬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部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按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在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

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二百萬征糞之行著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番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臧

之公取視民乃上老公不其亦不老者之善養下
公取俸錢與之曰居此為生以養母之善養下
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訂其善為三
為嫁淇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
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
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

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
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
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干
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
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
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
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
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
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

言於是其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
以天子衾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夫
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
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
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家冕也然服之
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
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
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
員外郎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
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

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
近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
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
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
京師葬于絳州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
之功行上之大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
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

參于大以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
言初還家則贈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宇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閩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爲詞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君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饑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閩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
爲布衣君嘗歎曰吾輩四上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且志其衰矣阿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
以命其弟傾貲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亦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一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
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
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
盛夫人生三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
幼能言其母及長聞其家則其外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
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
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
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黜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
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
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
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紆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重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徃徃

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證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鈞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更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直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市曹人以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

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未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天下無一慊然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

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忍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

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
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
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
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
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
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棄又將
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宰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遷家於杭世久當隆

其昌白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
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官君少
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
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
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
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旣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
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關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行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

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為書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泐
海歐陽脩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平實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
旣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旣密旣堅
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四十七
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
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日子當有
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
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
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
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
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
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
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

泚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
錄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
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
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
又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
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
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焦千之撰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有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泐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

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

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



而使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誦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判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

佐郎舉御史臺推勸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本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言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